

中国美学主潮

霍然 著

宋代美学思潮

长春出版社

馆藏

中国美学主潮

宋代美学思潮

霍然 / 著

长春出版社



女子学院 0007423

(吉)新登字 10 号

宋代美学思潮

霍然 著

责任编辑:董辅文

封面设计:王爱宗

长春出版社出版

长春出版社发行

(长春市建设街 43 号)

长春市第十一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1997 年 8 月第 1 版

印张:12.875

199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257 000

印数:1-7 000 册

ISBN 7-80604-542-2/I·104

定价:17.00 元

序

公 木

霍然同志写了颇具创意的《唐代美学思潮》，复应我邀请，加入到我们的“中国诗歌史论”课题组，又执笔撰写一部《隋唐五代诗歌史论》。这样便有如浪薄置塘，鯉汇龙门，既已蓄势充足，理合顺流而下，遂有再作《宋代美学思潮》的设想。当他把这个意思就商于我，我不胜欣喜，由衷地感到，斯编之作，对他说来，不说是瓜熟蒂落，也可谓水到渠成，实乃顺理成章，何乐不为？这是于大前年秋冬间《中国诗歌史论丛书》集稿杀青时说的。话虽如此，但谈到当真，还是勉以兹事体大，历来关于唐宋评议，宋元定位，疑义孔多，吾人接手并非轻而易举，必须再下一番力气，准备克服难以预料的困难。霍然同志质朴无华，木讷寡言，惟以其挚诚的笑容显示出决心与毅力，使我深感宽慰，且暗自钦佩，预祝其成。

一晃度过两个寒暑，今春果然收到预计中的书稿。我以接待老朋友的心情，展卷阅读，虽感吃力，而“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这部书稿估计大约有二十五万字左右，除简短的引

言和结束语外，全书凡六篇：发端、勃兴、展开（约当北宋）；激荡、新变、高峰（约当南宋）。每篇又分三节，合起来总共十八节。立论允当，视野宽阔，观点深邃，内容充实，格局缜密，行文间不时闪烁着智慧的光彩，读来如听好友娓娓倾谈，似可疗疾，颇能引人入胜。

宋代作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代表，其社会政治与美学思想之间，存在着不平衡关系。一方面，宋王朝政治军事上先天的软弱性，使它从来没有像唐代那样轰轰烈烈地强盛过，这给宋人造成了巨大的心理阴影；另一方面，“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陈寅恪《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这些都使宋代美学思想演变的情形变得更为复杂，也给作者论述带来了理论难度。霍然同志知难而进，正是把握这一关键，针对这一要点，于一开篇就指出，宋朝走出五代低谷后，又出现了一个旨在向上崛起的反弹，从而形成“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总体跌落中的初级阶段局部上升之势”。并认为这是宋代美学思潮运行其中的大气候，宋代社会审美心理发展演变的轨迹，有力地证实了这一点。这一见解是精当透辟的。依此展读，提纲挈领，俱见宋代美学思潮的特色。

宋承五代战乱，得庆升平；但其国势之盛，远不及唐，外患频仍，仅谋自守，且亦不保；复因其扩大科举规模，重用文人，国内清晏，地主经济出现了繁荣，独立小生产中的个体经济有了显著的发展，工商业经营续有扩大，城市进一步繁华，科学技术也有较大进步，逐渐形成了相当广大的市民阶层。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一个高度集权的专制主义帝国。越匡胤“杯酒释

兵权”，改变了兵制，武装力量直接控制于中央，并从而形成一整套臃肿的官僚机构，涌现出一个庞大的文官集团，“州县之地不广于前，而官五倍于旧”（宋祁《景文集》卷二十六《上三见三费疏》），东京梦华，武林旧事，熙熙攘攘，而鲜悍将骄兵跋扈之祸。是以其时之人心，静弱而不雄强，向内收敛而不向外扩展，喜深微而不喜广阔。故宋人歌咏弦诵之声最高，审美观念亦盛，然又与唐人不同，且复异于六朝。其不同于唐人融合南北胡汉诸审美要素的波涛起伏，汹涌澎湃，汪洋恣肆，不用说了；即与六朝相较，风格意味亦大相异，诚如缪钺先生《论宋诗》中所指出的：六朝之美如春华，宋代之美如秋叶；六朝之美在声容，宋代之美在意态；六朝之美为繁丽丰腴，宋代之美为精细澄澈。总之，宋代承唐之后，如大江之水，湍而为湖，由动而变为静，由浑灏而变为澄清，由惊涛汹涌而变为清波容与。此皆宋人心理之种种特点也。此种种特点，在宋人之理学、古文、词、书法、绘画，以至印书，皆可征验。由理学，可以见宋人思想之精微，向内收敛；由词，可以见宋人心情之婉约幽隽；由古文及书法，可以见宋人所好之美在意态而不在形貌，贵澄洁而不贵华丽。明乎此，吾人对宋诗种种特点，更可以得深一层之了解。宋诗之情思深微而不壮阔，其气力收敛而不发扬，其声响不贵宏亮而贵清冷，其词句不尚蕃艳而尚朴澹，其美不在容光而在意态，其味不重肥腴而重隽永，此皆与其时代之心情相合，出于自然。缪钺先生于结语中指出：“杨雄谓言为心声，而诗又言之菁英，一人之诗足以见一人之心，而一时代之诗，亦足以见一时代之心也。”（《论宋诗》——《宋诗鉴赏辞典》代

序)。这是从宋朝“一时代之心”来评说宋朝“一时代之诗”，亦即从宋代美学思潮的趋向上来鉴赏宋诗风格的种种特点；反之，当然也便可以从宋诗所表现出的种种特点来加深对宋代美学思潮的认识与理解。正如英国安诺德所说：“一时代最完美确切之解释，须向其时之诗中求之，因诗之为物，乃人类心力之精华所构成也。”反之，欲对其时之诗得完美确切之了解，亦须研究其时代之特殊精神，盖各时代人心力活动之情形不同，故其表现于诗者风格意味亦异也。这便是说各时代的美学思潮，往往集中反映或突出表现于其时代之诗中。凡此种切，作为规律，都得于这本《宋代美学思潮》中读到明晰透彻的论述。当然，不只是对于诗，而是突出包括诗词在内的古文、辞赋、音乐、舞蹈、绘画、书法、雕塑、工艺以至社会生活、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诸多领域展开剖析评弹，从中抽绎出宋人在继承前代丰富遗产的基础上，更纯熟精湛地从事美的创造与欣赏的审美心理机制，进而从整体上勾勒出宋代美学思潮的轮廓。

在宏观把握整个时代社会美学氛围的前提下，更深入剖析了宋代主要审美主体——文人士大夫的审美心理。这个阶层的兴趣爱好、心理趋向，直接影响着文学艺术和社会思潮的变化，成为时代审美主体的核心。从这一阶层与宋王朝休戚相关的立场入手，把他们放在时代潮流的漩涡中考察，揭示出北宋现实主义和南宋爱国主义文学潮流的宗旨；同时又深入剖析了文人士大夫的审美心理情结，提出了这一阶层自发创造并自我欣赏的书斋美学的观念，而成为宋代美学的主流。从美学史的纵向发展线索看，宋代美学，是以先秦儒家美学思想为

核心的中国传统美学发展到宋代，而兴起的一种跨时代的、新的美学体系和理论形态。宋代的诗、词、文、书、画、乐、舞、工艺、生活和审美方式，皆承继前人而臻于完善，形成为中国美学思想的高峰；并涌现出吸收佛、道思想资料，而建立的新儒学——宋代理学，这是为前此的朝代所不具的。准确地把握住这一点，也就从总体上捕捉到宋代美学思想的精髓。因之本书分析的笔触活泼流动，从文人士大夫的审美情结、生活情趣、心路历程触及其时代精神，条分缕析，无不切中肯綮。书中各个时期阶段的风貌运会，既有交叉、过渡、时序沿革；又各有特点，有发展变化。将一部广义的断代美学史，同时写成一部心灵和文化史。赋予深刻的理论论述以横溢的文采，随处显示出游刃有余、举重若轻的才华。

在深入剖析论述书斋美学的时候，霍然同志也没有忘记宋代市民文艺的出现，因特将市民文艺通俗美学单列一篇，专门阐述宋代美学思潮这一新变。必须说，这不是附赘赘疣，也不是节外生枝，而是宋之所以为宋，宋唐并论而又别开局面，关键正在于此。宋代新的美学体系和理论形态，固然都是承继前人而臻于完善，但放在华夏历史长河中来考察，它不仅是尾闾，而更是源头。它既是继秦汉以来历魏晋隋唐“拓展与发展”的巅峰，更尤其是开元、明、清“分化与深化”的起点。这也就是所谓“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总体跌落中初级阶段局部上升之势”的秘密。人所共知，作为诗的哲学或哲学的诗，禅宗的引进与诞生，及其向士庶知识分子尤其是民间渗入，使着传统的心理本体更加深沉了。这就是说，禅使着儒、道、屈骚的人

际——生命——情感更加哲理化了。凡此，在唐诗中已有所折射，到宋则反映的益深益显。到宋经由理学的生发，不论表现的若何曲折，在总体上还是可以说，吸收了庄禅之后的儒家哲学和华夏美学已达到了最高峰。于是，在这里所追求的，不只是气势磅礴(儒)或逍遥九天(庄)的雄伟人格，也不只是凄楚执着或怒愤呼号的炽热情感(屈)，而更是某种精灵透妙的心境意绪，从而境界、韵味，便日益成为两宋及其以后的诗歌美学的重要范畴和特色。严羽的《沧浪诗话》乃中国古代后期美学的标准典籍，它总结了唐宋两次诗的高潮，而又启开了步入封建末世的端倪。从诗歌美学的前进运动和基本风貌上看，由宋代季世到清代中叶，逐渐从古典诗歌美学的目标演化，适应着元明以降商业空前繁盛，城市消费日见发达，市民阶层逐步兴起，一种新的社会潮流在悄然运行，它自然要闪烁折射到美学领域。凡此趋势，岂不基本上造端于两宋的民间文艺吗？从整个历史气运来看，可以说“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总体跌落”云云，但是若就美学思潮而论，岂不正是“从古典和谐走向近代崇高的开端”吗？霍然同志于钟情宋人书斋美学同时，没有忽视其瓦社艺术，并依稀窥见二者的渗透及其深远影响，这是难能可贵的。

如前所指出，这本《宋代美学思潮》乃是前几年写的《唐代美学思潮》的姊妹篇。两书并读，比较起来，在行文风格上，有明显的不同。前书写得朝气蓬勃，神采飞扬，此书则笔调深邃，思虑质实。这或者正如钱钟书所云：唐体才气发扬，宋调思虑深沉。又云：“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

胜。”(《谈艺录》)这与本书论述的时代思潮变化相关,也可以说是内容决定形式吧。但若作为意义的传达,仅就行文风格而论,则思理较之情韵乃是更近成熟的表现,问号较之句号内涵总是更加丰富。自然这只是相对而言。不过,仍得从中看到前进的踪迹,这之中沉浸着多少心力和汗水啊!

至于此书写作过程,五年前谈起只是一个初步的想法,真正动笔,当在一两年之后。我自去夏以来卧病,读写尽废,该书后面部分经修订后,复以垂待发排,未及再读。霍然同志用志不纷,能坐住冷板凳,踏踏实实做学问,是可以信任得过的。该书如今正式出版,我乐观其成,不胜为之欣喜。是以为序。

一九九七年五月

题	序
---	---

美学思潮运行的每一阶段,较之前阶段都在发生某种历史性的变化和转折。在中国美学史上与唐朝齐名并称的宋朝(公元960~1279年),自然也不例外。无论是笔补造化、巧夺天工的宋代山水花鸟画和规模宏大、气韵生动的《清明上河图》,还是性格鲜明、表情自然的晋祠彩塑侍女和大足摩崖石刻,抑或端庄流丽、挥洒自如的宋人书法碑帖和恬静温润、清逸素雅的宋

窑陶瓷,以及寓庄于谐、妙趣横生的俳优杂剧和奇艺纷呈、声情并茂的歌舞百戏,名家辈出、妙手如林的诗、词、散文、话本小说的创作序列……无不蕴含着宋那个特定的时代氛围中美学观念、美学范畴、美学命题的产生、发展和转化,映照和折射出那一代美的创造者和欣赏者的审美意识、审美趣味、审美风尚和审美理想。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美学风格和民族气派,在这个封建文化全面高涨的时代走向成熟;封建社会后期审美心理发展史上的重大变折,在这个时代的社会审美心理结构中获得全方位的延伸、深化和实现;中国古典的审美理想和艺术趣味,在此真正走上了封建社会后期独有的发展轨道,而且这一发展最终导向和酿成了后代更为气势磅礴、汹涌澎湃的美学思潮的涌起……这一切,都使得宋这个并无开疆拓土的赫赫战功彪炳史册的封建朝代,却以其美学领域各部门的辉煌成就,在中国美学史上无可非议地占居高峰地位,从而显示出永久性的美的魅力。

本书的主要意图,是与读者一起,追寻这一时代的美学思潮发端、勃兴、展开、激荡、深入、终结的真实轨迹。

目 录

公木：序

1 题 序

1 第一篇 宋代美学思潮的发端

1 一 开云见日

19 二 理想写实

42 三 方寸回环

61 第二篇 宋代美学思潮的勃兴

61 一 文人士大夫的审美情结

86 二 反抗制约者的矛盾意绪

111 三 美学先驱们的开拓创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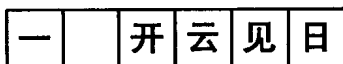
132 第三篇 宋代美学思潮的展开

132 一 书斋雅兴

154 二 市井风情

174	三	镂月裁云
196	第四篇	宋代美学思潮的激荡
196	一	民族精英的呐喊
214	二	无计消除的情思
232	三	爱国情感的升华
253	第五篇	宋代美学思潮的新变
253	一	瓦肆风韵
275	二	佛国世相
300	三	戏剧雏型
324	第六篇	宋代美学思潮的高峰
324	一	切近生活的田园野趣
345	二	理学思想的集大成者
363	三	透彻玲珑的心灵领悟
390		结束语
394		后记

第一篇 宋代美学思潮的发端



美学领域中任何一个时代的思想潮流,在其随着岁月长河的冲刷成为过眼云烟的历史陈迹之后,都难以逃脱受到后来的人们或褒或贬或平允或偏激的评议的命运。然而像宋代美学思潮那样,在后代遭到那么多亦褒亦贬、时美时恶的审美评价,在中国美学思想史上实属罕见。后人时而将宋朝与那些在美学领域某一方面有突出成就的历史朝代相提并论,称为“汉宋”、“唐宋”、“宋元”、“宋明”,时而又悲悯宋朝适逢历史运行至下坡路的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美学思想潮流也摆脱不了江河日下的跌落之势,因而令观者痛心疾首云云。其实,这似乎已成为通论的说法,恰恰是值得探究的。中国封建社会发展演进态势之错综复杂,远不像评论者们演绎推论出的前期上升、后期下降那样简单和一目了然;即使是经历了盛中唐之交的“安史之乱”这个封建社会前后期的分水岭之后,历史的发展也并没有遵循着“一代不如一代”的老话成斜坡式地向下滑

行。纵观这个历史运行的大趋势，更像那呼啸前行的洪波巨浪，在跌入了唐末五代这个深邃的谷底之后，又出现了一个旨在向上崛起的波峰。宋朝走出了人命如草的五代那苦难深重的低谷，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从而形成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总体跌落趋向中的初级阶段局部上升之势。宋代社会审美心理发展流变的轨迹，有力地证实了这一点。

公元960年，后周归德军节度使、检校太尉、殿前都点检赵匡胤在陈桥驿发动兵变，率大军回师京城，登基称帝，建立宋朝，年号“建隆”。绵延了半个世纪之久的唐末五代的动荡混乱的政治局面从此结束，中国封建社会又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历史时期，中国社会审美心理发展史也开始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虽然宋朝的版图和国力都已无复汉唐时的辉煌，但在刚刚经历了五代乱离之后的宋初，与宋构成强烈对比的是兵荒马乱、哀鸿遍野的五个短命的朝代，所以惊魂甫定的宋人仍像是熬过了漫长的凄风苦雨之后重见天日，深切地体味到开云见日的愉悦欢欣。宋初文人歌颂升平的小诗，便是这一审美心理的外化：

稻穗登场谷满车，家家鸡犬更桑麻。漫栽木槿成篱落，已得清阴又得花。（滕白《观稻》）

种茶岩接红霞坞，灌稻泉生白石根。嵒腹老翁眉似雪，海棠花下戏儿孙。（滕白《题汶川村居》）

以农家风情歌咏太平,是封建文人传统的审美活动。但在宋初文人这里,它却别有一番深意。法国19世纪史学家兼文艺理论家丹纳在其《艺术哲学》中谈到尼德兰绘画里的17世纪战后卢本斯画派时说:“我们必须看了有关战争的细节,才能体会战前与战后的对照。”“在这样的灾难以后重见太平,岂不等于进了天堂!当然还谈不到‘享福’而只是‘略胜一筹’,但这‘略胜一筹’已经了不起了。”“一切日常活动有了意义,有了兴趣;人重新活起来了,竟像是第一次活在世界上,所有自发的文学和独特的艺术都是在这种情形之下产生的。新近受到的大震动,把传统与习惯涂在事物面上的清一色的油漆震落了。人的面目出现了;经过刷新与变化的性格露出主要特征;人看到自己的本质,潜在的本能,成为民族标记而将来支配他历史的主导力量。”^①宋朝立国之初社会审美心态变化的情形正与此相仿。经过唐末五代荡析离居、鸡犬不宁的动乱,人们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渴望和平与安定。过去半个世纪那种人命危浅、朝不虑夕的日子,给这些幸存者肉体 and 心灵上造成的伤害实在太深重了。有了生灵涂炭的五代战乱作对比,宋初的一切在当时人的眼中都是那样的新鲜和富有诗意。人们总算有了一个家、一个乡土,看得见前途了。久已睽违的男耕女织、稻谷飘香、鸡鸣犬吠、含饴弄孙的景象,重新返回到日常生活之中。在这里,美是个体与社会、人与自然融洽统一的感性现实

^① 安徽文艺出版社1991年7月第1版,第283、284页。今日论者常以丹纳受实证主义影响而嫌其肤浅,其实,生存环境通过种族的心理特点作用于该民族的艺术创作,比那种空洞的结论倒更有说服力。